

面部螨虫 “R” (on) 我们

新闻速递

抽象的

洁癖者请注意：一项新研究表明，所有成年人的脸上都寄生着螨虫。但它们是否伴随我们走过了漫长的进化史呢？

新闻来源

- 加拿大广播公司新闻：“研究表明，面部螨虫存在于所有成年人身上”

面部螨虫是否伴随我们走过了进化史？

如果你还在慢慢接受自己与无数微生物共享身体这一概念（正如我们最近在“……”中讨论的那样），那么现在正是拓展视野的好时机。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通过寻找生活在人类面部皮肤中的微小螨虫的 DNA，发现所有成年人的毛孔中似乎都寄生着八足蠕形螨。研究人员希望利用他们的发现来追踪人类进化的模式。

螨虫之谜

这些螨虫吃什么？你是怎么感染它们的？它们对你有什么好处，或者坏处？目前尚无人知晓！但这些螨虫

似乎并无害处。此前的估计显示，活体成年人面部**蠕形螨**的感染率约为 10-20%，但这些估计是通过寻找螨虫本身得出的，而非通过分析它们在皮肤分泌物中留下的 DNA 痕迹。



这是一只**蠕形螨**，类似于在“*与螨虫见面*”活动中采集到的那种。该活动旨在吸引愿意让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研究人员刮取面部样本的人们。它是进化而来的吗？还是上帝创造了这种以及其他许多无害的动物，使它们能够适应无数种栖息地，甚至包括我们皮肤的缝隙和角落？如果您胆子够大，可以在“*与螨虫见面*”图库中查看更多（还有视

频!): <http://mymites.yourwildlife.org/about/>

图片: [Wikimedia Commons](#)

蠕形螨不仅寄生在人类皮肤上，也寄生在许多哺乳动物的皮肤上。然而，每种动物寄生的**蠕形螨**种类似乎

各不相同。例如，狗不会感染我们身上的螨虫，我们也不会感染它们的螨虫。事实上，研究团队发现，人类体内寄生着两种互不相关的螨虫：毛囊蠕形螨

(*Demodex folliculorum*) 和短蠕形螨 (*Demodex brevis*)。前者生活在皮肤表层的毛囊中，而后者则生活在更深层的汗腺中。

北卡罗来纳州的这项研究并未检测儿童身上的螨虫，但发现接受调查的 18 岁人群中只有 70% 的人面部有螨虫，而 18 岁以上人群的感染率则高达 100%。大多数（但并非所有）研究表明，成人的螨虫感染率高于儿童。因此，我们不太可能像幼犬那样，在婴儿时期就从母亲那里获得终生所需的螨虫。虽然人们普遍认为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是螨虫传播的必要条件，但螨虫究竟是如何在人脸上立足的，目前仍不甚明了。

多样性和人口统计数据

通过追踪螨虫的 DNA 来研究面部螨虫，不仅可以确定螨虫的种类，还可以研究它们的遗传多样性。研究发现，毛囊蠕形螨 (*Demodex folliculorum*) 和短蠕形螨 (*Demodex brevis*) 之间的差异非常大，以至于研究团队得出结论，它们没有共同的祖先。这种遗传多样性反映了蠕形螨属的整体遗传多样性，与其他昆虫（如蝗虫）属内的遗传多样性相似。作者写道：“这种多样性表明蠕形螨属是一个相对古老的属，甚至两

种已知的与人类相关的物种——短蠕形螨和毛囊蠕形螨——之间的分化也可能相当古老。”¹

令人遗憾的是，为了让这项原本就很有趣的研究更具相关性和新闻价值，加拿大广播公司（CBC）的科学专栏作家觉得她必须捏造出它的进化意义。

研究团队希望，通过此类 DNA 研究追踪每种蠕形螨的生物多样性，或许能为了解不同人群之间的关系提供线索，甚至有助于追溯他们的迁徙模式。由于短蠕形螨（*D. brevis*）似乎栖息于我们毛孔深处的孤立环境中，对其遗传多样性的分析可能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孤立种群内部遗传变异的形成方式。事实上，虽然栖息于皮肤表层的毛囊蠕形螨（*D. folliculorum*）几乎没有遗传多样性，但短蠕形螨却展现出巨大的遗传多样性。研究中的一位受试者体内寄生着两种不同的短蠕形螨，它们的遗传差异甚至超过了寄生于中国和北美人群的短蠕形螨。

显然，进一步的研究或许能让我们了解更多。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最感兴趣的信息或许是这些螨虫吃什么、如何生活和繁殖、我们是如何感染它们的，以及它们是否对我们有益，还是仅仅无害地利用我们的毛孔作为栖息地。

分子到螨虫？

这些螨虫是由更简单的远古生物进化而来吗？这项研究并未揭示面部螨虫的任何进化史。事实上，研究人员只是简单地评论道：“目前我们对两种与人类相关的**蠕形螨**的进化史知之甚少。”¹

然而，在加拿大广播公司（CBC）新闻节目《*此时此地*》（*Here and Now*）的一次采访中，CBC 的科学专栏作家托拉·卡丘尔（Torah Kachur）却表示，短尾螨（*D. brevis*）“实际上进化出了完美的形状，以便在毛孔中蠕动”。这一评论体现了一种流行但显然错误的观点，即生物学中存在的一切都是通过**进化过程**产生的。

虽然我们对上帝六千年前创造的螨虫种类一无所知，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它们遵循着从《创世记》第一章推断出的“规则”，这些规则在上帝创造的世界中普遍存在。换句话说，它们必定是无害的，因为上帝称祂所造的一切都“甚好”（创世记 1:31）。而且，它们必定是被创造得功能齐全的，能够适应**上帝**所预定的任何生态系统，因为《创世记》中的历史记载并不允许数百万年的**进化**。最初的螨虫，如同所有生物一样，必定只在它们所创造的种类内进行变异和繁殖。这正是我们今天观察到的生物的生存方式。

科学家观察到，蠕形螨有很多种类，每一种似乎都适应于——尽管目前尚无人知晓其适应机制——特定的哺乳动物宿主。这一发现并非源于分子到螨虫的进化，而仅仅是这类螨虫的不同变种。这正是我们期望在上帝创造的生物中看到的生物多样性。

这些小动物能告诉我们关于人类进化史的什么信息吗？它们与人类的共存是否意味着它们与原始人类共同进化，并能反映出我们从与黑猩猩的某个假想共同祖先那里分化而来的进化路径？加拿大广播公司（CBC）的科学专栏作家似乎持这种观点。

“我们可以利用螨虫的遗传学来研究人类的进化史、迁徙模式、辐射模式，以及区分不同人群，”卡丘尔说道。她暗示追踪人类的迁徙就像是从小猿祖先那里了解人类的进化一样，并说道：“我们知道螨虫存在于许多不同的哺乳动物身上。目前正在进行一项针对不同灵长类动物的研究。你知道吗，面部螨虫可能伴随我们整个人类历史，在我们 600 万年的人科动物存在期间一直存在。所以我们甚至不知道它们吃什么，它们是否以死皮细胞、细菌或我们的分泌物为食，我们一无所知，但它们如此普遍存在——嘿，也许像这样的专栏文章会激励人们去研究面部螨虫。”² 因此，这位科学记者错误地将关于人类共同进化史的推测等同于当下可观察的科学。

再次强调，关于蠕形螨物种形成的任何研究都无法揭示人类与猿类是否存在共同祖先，因为科学既没有也不可能证明[猿类和人类之间存在任何共同祖先](#)。虽然我们可以从对这些螨虫的研究中学到很多东西，但我们无法从中了解任何关于人类进化的信息。令人遗憾的是，为了让这项原本就很有趣的研究更具相关性和新闻价值，加拿大广播公司（CBC）的科学专栏作家竟然觉得有必要去臆造其进化意义。

读完这篇文章，你心里是否有一些触动？有没有一些新的想法，或者值得你认真思考的问题？或许，你也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信仰和人生的方向。

如果你愿意，现在就可以向上帝祷告，打开心门，成为祂的儿女。祷告不需要华丽的言辞，只要一颗真诚的心。你可以这样祷告：

天父上帝，

今天我来到你面前，愿意立定心志，宣告我相信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是我生命的主。我愿意离开过去那些不讨你喜悦的生活方式，求你赦免我的过犯。靠着你的恩典，帮助我学习顺服你、爱人如己，活出你所赐的新生命。求圣灵每天引导我、扶持我，使我一生荣耀你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如果你已经做了这个祷告，愿你知道，你并不孤单。信仰的道路需要陪伴和成长。鼓励你在自己居住的地方，寻找一间合适的教会，与弟兄姐妹一同聚会、学习和成长。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或在信仰上需要帮助，欢迎随时写信与我们联系。我们愿意倾听，也愿意与你一同前行。